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

第4辑

# 夷 焚 樵 濮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



22  
2

1222  
182  
3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 第4辑

# 夷 契 檉 濮

(六祖史诗)

罗希吾 戈 翻译  
杨自荣 翻译

云南民族出版社

316493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

(第4辑)

## 夷 燹 榷 濮

(汉文、彝文对照)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

\*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99号)

江阴县长山印刷厂印刷 (内部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25 字数: 79,7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 10184.148

(平装) 定价: 0.85元

## 出版说明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有二十余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分布地区占全省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自古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开拓着祖国西南边陲，创造了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民族古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少数民族古籍，包括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范围很广，种类很多。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地理条件，各少数民族不仅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极不平衡，呈现历史发展阶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且在继承和保存民族古籍的方法上亦有显著的不同。有的民族创造了文字，谱写了本民族光辉的历史；有的民族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他们用口碑方法，世代言传口授，从而保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这些都是研究历史、民族学等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根据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以及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我们在抢救、整理的基础上，有选择地陆续出版一些少数民族古籍，供各族人民、科学工作者阅读、研究和参考。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 目 录

序.....	( 1 )
夷薨椎澳.....	( 7 )
后记.....	( 59 )

## “六祖分支”与彝族

### 代 序

“六祖分支”是发生在彝族古代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据彝文文献记载：彝族父系第三十一世祖笃慕吾（民间尊称为阿仆 笃慕）时，天降大雨，遂成洪灾。迫于洪水，彝族先民由部落长笃慕吾率领，由原来世居的地方，迁到高高的洛尼山一带暂避水灾。洪水退后，由于洛尼山地少人多，不宜长期居住，即由笃慕吾主持，经祭祀后将其民众分成六个部，分别由慕雅枯、慕雅切、慕雅热、慕克克、慕齐齐统帅，组成武、乍、糯、恒、布、默六个部落，分别向三个方向发展开去，后世彝族把这一事件称之为“六祖分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亦被彝族古代史家、文人记于文献典籍中。经搜集，在现存彝文文献《西南夷志》、《洪水泛滥史》、《勒俄特依》、《六祖魂光辉》等书中，都或详或略的记叙了这一历史过程。

据彝文文献所载，不难看出远在“六祖分支”前，彝族先民已进入以父系为主体的阶级社会，他们聚族而居，逐渐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完善了阶级社会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兴祭祀、立典章、设科律。”并总结了“治国安邦经”，产生了阶级社会的最高主宰者弓万（音 ou；mu），管理着当时彝族社会的各个部落。各个部落按当时统一的模式，组成君、臣、师、匠、民五位一体的社会，君、臣、师是当时部落最高统治者；君筹划全局；臣决断是非；师主持祭祀，每一部落按辖地

大小设置几个到几十个侧溪，为行政区划，除一侧溪由君、臣、师直接掌管外，每一侧溪任命一玛色(兵帅)掌管军政大权，玛色之下，又有玛裔(统兵)若干人，玛裔又指挥着彝读(战将)若干人。而彝读则是最基层的管理者，玛裔或率领部伍外出征战，掳俘为奴；或直接监管着辖区内的庶民、奴隶，实行着最野蛮的奴隶制式的掠夺、榨取(见《鬯文丛刻》甲篇、《西南夷志》)。证明当时的彝族先民早已完成了由野蛮向文明飞跃，跨入了奴隶社会，建成了部落联盟为基础的独立王国。后由于出现了为当时人力所不能抗拒的洪水灾害，人们为了避祸求福，爬山涉水，向深山丛林各谋生路。当时彝族王国的最高主宰者——穹幕吾，在民众中享有着一定的威望，在避灾时亦能号召绝大多数的属民，率众避难来到洛尼山，参加“六祖分支”。当我们对现在彝族调查时，发现在绝大多数的彝族支系中，无论是文献记载、口碑传说都留有“六祖分支”的传闻。而个别支系，则对“六祖分支”一无所知，这些人，估计应是当时各自避灾逃亡者的后裔。但是，彝族的任何支系，都留下了关于洪水为害的记忆。关于洪水传说中，在彝族各支系中均有着如下的共同特点：一是洪水前，彝族先民已进入父系时代；一是洪水是由于天降大雨所构成；一是洪水后为繁衍人类都有着抗拒兄妹血缘婚姻的类似描述。或存于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相比，具有着明显的民族属性的特征。“六祖分支”后，武、乍、糯、恒、布、默六部，每两部结成互为姻亲，相互扶持的集团，沿着江河河谷，山脉自然走向，各自去开辟新的基业，在创建新业过程中，出于奴隶主的贪婪，对奴隶占有的欲望，他们拼命开拓自己的辖区，开垦出过多的耕地，当出现地多人少的情况时，即派人外出掳俘为奴，将抓到的奴隶穿通手掌用藤索拉回，进行“驯牲畜”似的强制劳役。当他们创立了一定的基业后，即按过去部落

统治模式，建立起君、臣、师为主的部落，世代相传经营其地，当人口繁衍过多后，将多余的人分支出去，又辟新业。经过一代代的繁衍，一次又一次的扩张，六祖的后裔渐次分布到滇、川、黔、桂广大地区。最高的武、乍、糯、恒、布、默六部，亦分解成无数的部落。在长期扩张中，难免出现各部落之间兼并，或将原来的土著征服，从而构成各部落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在同是六祖后裔的彝族民众中，由于长期的分居，所处地域不同，自然环境差异，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渐次产生了语言风俗的变异。各部落之间，除远古时代存留下来的共同文化特征心理素质，及基于此基础上的民族自我意识外，由于部落间的偏见，语言风俗的差异，形成了后世彝族中产生了众多的支系。彝族各支系间的共同特点，应是“六祖分支”前，长时间聚族而居，同源于一文化的继承。而彝族各支系间的差异，则是“六祖分支”后各自发展起来的后果。现介绍给读者的这部《夷夔椎濮》的彝文文献中，对上述过程，均有着形象生动的描绘。

过去，我们在研究彝族的族源时，往往引证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这段话：“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此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徙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得悉，司马氏曾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西南夷列传》应为此时见闻所成。尽管有人因对这段文字标点各异，而产生不同的见解、推证。尽管元人李京对云南的山川、地理、土产、风俗经过长达两年的实地调查，对



照史籍曾感慨说：“始悟前人记载之失，盖道听途说”。（见方国瑜：《李京〈云南志略〉概说》）但司马迁所著《史记·西南夷列传》毕竟是我国史书方志中，对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最早的系统记叙，因而仍应作为我们研究当时民族关系的主要依据。据此不难看出，当时居住在被司马氏称之为“巴蜀西南外蛮夷”地区的人们，已是各具特性的多民族：一是皆氐类的徙徙、冉駹、白马，他们“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一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嵩昆明人”；一是“此皆魁结耕田有邑聚”的西南夷及靡莫之属。他们所处的社会状况亦各不相同，有的已组成有君长管理的部落或国家，有的尚处于原始的畜牧状态。其生产水平有的已发展成为邑聚耕田的农耕民族，有的则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定居的牧耕民族，有的则完全处于毋君长毋常处随畜迁徙的游牧状态。在他们的发式上亦有差异，一些人习于将发成魁结贯于头顶，一些人则将发散披于身后。（所幸此发两种发式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古墓随葬品的雕塑上找到了实物证明。）总之，居住在巴蜀西南地区，被统称为“外蛮夷”的人们，绝不是一个统一的族群。

结合彝文文献有关“六祖分支”前后的记叙，被分散到滇、川、黔、桂大片地区的彝族先民，应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西南夷，靡莫之属，以及居住于滇之北以邛都为最大的由君长管理部落或国家，具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六祖分支”后，彝族先民曾在他们足迹所到之处，逐渐建立起了大小不等的部落林立的国家，他们当时已建立了以君、臣、师为核心的统治机构，这难道和司马迁多次提到的“君长以什数”无关吗？通过彝族对耕牛的原始崇拜，早已掌握区分节令的天文历法，对五谷的培育，蚕桑的养殖，不难看出彝族早已是农耕民族。此外，在彝文文献中记载，彝族的男性发式曾经有一种被

写为𡗗(zwǐ)的特殊发式，此种发式在《夷彙椎濮》书中曾见于最早的弓刀头上，后亦为一些君长所仿效。𡗗的发式是这样，将发梳为九辫，集拢在头顶前盘为一个尖角状，与石寨山出土的被称为滇人的发式极为相似。据居于武定一带的彝族老人讲：此种发式在民国前广泛流行于当地彝族之中。𡗗这种发式应是当年司马迁所称的“魃结”。通过田野考古所获得的成就，亦为我们提供了夜郎、滇国或彝族先民有关的例证。如经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滇王印”、“蜀王印”相继得到出土，但冠西南夷中君长之首的“夜郎王”其印一直未见出土。而在贵州彝族地区，确意外的发现了一颗彝文铜印，彝文为“ᄁᄂᄃᄄᄅᄆᄇᄈᄉ”(音zi, na | pi | | a | ndzo | | ? a | ) ᄁᄂ 两字与汉文夜郎音极为相近，故可逐字对译为“夜郎旨首相印”。此颗铜印当与夜郎王国有着一定的关系。而在晋宁石寨山的古墓葬群中，被称为滇王墓的第六号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把铜剑，应为滇王所佩之剑，在剑的绘纹上有人在猴子帮助之下与虎相斗的场面，而人头所留发式与现在凉山地区彝族发式极为相似。而在第十三号墓中发现的长条形刻纹铜片，曾被专家们认为是古代的图画文字，但与存在于彝族家庭中的“斯丕”具有着明显的艺术承袭性。“斯丕”有的称之为“家神”，它是在一块长形木板(或厚纸)上绘有家主、成员、农具、牲畜以至家禽的象征图形，表示家人永远同在，时时对其祭献能为家庭禳福消灾。而在第三号、十六号、六号出土的房屋模型中，有着一种上下两层的房屋，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此种房屋结构与现在仍存在于彝族山寨中的垛木房完全一致。总之，通过对彝文文献的探索，滇中出土遗存的对比分析；现存于广大彝区的民俗调查，证明彝族先民当与被司马迁称之为“皆魃结耕田有邑聚”的族群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只是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之时，彝族先民早

已经历了“六祖分支”的过程，将其子民逐渐分布到滇、川、黔、桂大片地区，并承袭了古时彝族的奴隶社会制度，建立了大小部落国家。所以司马氏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仅记叙了彝族古代社会的流，而绝非是彝族父系阶级社会的源。为要探索彝族真正的族源，还需另辟新径。

总之，“六祖分支”关系到古代历史中，彝族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加强对“六祖分支”的研究，将为我们揭开彝族古代社会之谜，从而探索出彝族真正的渊源。同时，通过“六祖分支”后，各宗支之间的迁徙、演变，亦能为我们研究彝族的现状，提供有文可据的线索。此外，在有关记叙“六祖分支”的彝文文献中，亦对古代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都做了不同程度描述，勘称为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对“六祖分支”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将推动对彝族古代文化的全面认识。

总之，“六祖分支”与彝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做专门研究。

罗希吾戈

此书写的是，  
六祖魂光辉。

远古阿扫①时，  
茫茫难明天。  
慧鸡②啼不止，  
再啼仍不明。

鸡前晃幽魂，  
现出一双眼，  
黑暗中闪亮，  
听他前面说：

“天上九兆魂，  
得由鸡来汇，  
聚拢如堆云，  
天地始明亮。

“天地得明亮，  
昼夜分得清，  
分出昼与夜，  
全仗鸡啼鸣。”

自从有了鸡，

幽魂得明亮，  
魂是我父母，  
魂在前头说：

“君魂号令魂，  
臣魂指挥魂，  
师魂熟知魂，  
匠魂管辖魂①。

“君魂装绿柜，  
臣魂装黄柜，  
师魂装红柜，  
匠魂装黑柜。  
安魂柜！”

自从有鸡鸣，  
天已得明亮，  
示魂可前行，  
魂言明可行。

渺茫烟海中，  
放舟划三程，  
害怕绳索断，

①阿扫：指远古时代名称。

②慧鸡：即聪明智慧的鸡，彝族古典诗歌中常常提到。

①彝族远古时代曾建立过君、臣、师匠、民五位一体的社组组织。君、臣、师、匠属管理阶层，此节诗分别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分工。

魂让添九股。

我师名阿保，  
阿保居何处，  
终结时日到，  
阿保应入位①。

延师做斋经，  
大家齐准备。  
能工巧匠们，  
鸡鸣赶前程。

不见锅庄石，  
应在土中觅，  
供放祖灵台②，  
该由职匠造。

五双成十善，  
十条大黑斗，  
后米做牺牲，  
祭经已念完。

各自变化去③，  
自从生育后，  
魂是我父母，

魂在前面言：

“凡是能动的，  
就该有生命。  
凡会生长的，  
就能开鲜花。

“凡是能走的，  
就会把气喘，  
自他生育后，  
魂是我父母。

“土地未耕耘，  
到处绿葱葱，  
牲畜未驯服，  
眼睛最明亮。

“柏树生长处，  
落在高山头，  
天地与祖宗，  
装在灵筒①中。

①灵筒：系彝族象征宗支的器物，用整截树凿成筒，内装日月、家具、农具等模型。每一宗支一个灵筒，经九代人后，宗支人繁多，经祀祭后分为几个宗支，各宗支再做新灵筒，俗称分支。经分支后，可互为婚嫁。贵攀同一灵筒的人们，即为同一宗支，应互相扶持，不得结亲。

①位：指毕么诵经时的空位。

②做斋时搭一高台供放祖灵。

③念完祭祀经后魂即变他物。

“凡是能活动，  
就能结果实，  
长寿的老人，  
必然有见识。”

教君去指使，  
教师去祭祀，  
各司其职责，  
一心思善事。

自他生育后，  
各自变化去，  
魂是我父母，  
魂在前面说：

“男女老祖辈，  
死后魂灵善，  
祖死变尸骸，  
随尸变化去。”

死地黑隘绝，  
祖灵弃旧饰，  
存放宗筒处，  
灵筒开言道：

“宗筒的灵魂，  
在实促①地方，

①实促系毕么始祖伯博伯根出生地名。

彝乡生银松，  
祖灵换绿装。

“彝灵饰红装，  
师地戴柏冠①，  
师灵汇集拢，  
个个着黑装。

“日光照射处，  
树梢暖洋洋，  
日光的灵魂，  
飞腾树头上。

“日光烤晒下，  
鸟藏树荫处，  
日晒的灵魂，  
高高树头上。

“立柱的地方，  
脱离石柱座，  
柱子的灵魂，  
好似祭枝秃②。”

为献祖灵地，

①毕么的帽子系柏树编成故称柏冠。

②做大斋时，毕么用来插在祭场上象征着神位的树枝，称为祭枝。祭枝需选分岔的树枝砍成秃枝，状如三尖叉。

需杀绵羊祭，  
祖灵放置处，  
地势如卧龙。

新开土地上，  
盖房种庄稼，  
建盖房舍时，  
远在阿纳①代。

赫家来猎兽，  
兽灵逃遁藏，  
寻迹追踪去，  
猎获在必陆②。

野兽来聚拢，  
豢养成耕畜，  
生长灵竹①处，  
正好来耕牧。

列祖列宗地，  
四周白晃晃，  
祖宗的游灵，  
有了安置处。

祖考来开垦，  
祖妣来耕种，  
他们得变化，  
育化成新物。

魂灵照父母，  
父母前面言：  
“宗筒做好后，  
应藏深山中。”

放置宗筒处，  
面海又临坝，  
犹如大鹏鸟，  
识多藏深山。

好马备鞍辔，  
雁鹰歇树上，  
涓滴汇成海，  
宗筒藏远山。

宗筒藏放处，  
树丛似云生，  
八方现远海，  
碧海胆汁绿。

养蜂在高山，  
环山雾霭绕，

①阿纳：时代名称。

②必陆：地名。

①灵竹即用来说制作神主的竹根。

山头灰朦朦，  
彝家居其中。

贤师降人世，  
曾把绿水涉<sup>①</sup>，  
来到人世间，  
师把庄稼种。

柏树开满花，  
吉时善神到，  
牛年好日子，  
鸿雁成双飞。

选择安居处，  
四周水环抱，  
水似蜜糖汁，  
案傍植松柏。

贤师宣教诲，  
声音切切鸣，  
教意如树纹，  
顺理又成章。

寻到人居处，  
正在忙耕牧，  
勤劳栽种后，

快去听教诲。

人们得变化，  
化育得新生，  
魂是我父母，  
常常来指引：

“凡能蠕动的，  
就会传后代，  
凡是有血的，  
都会把气喘。

“居住不一处，  
语言皆有异，  
相隔一田地，  
口音也各异。

“一地一语言，  
各行其道门，  
地域有差异，  
礼规各有别。

“虫类居住地，  
顽石堆放处，  
鸟类栖息处，  
高高树梢头。

<sup>①</sup>相传毕么始祖来自水中。



“汉人做斋时，  
汇集在庙中，  
汉语无轻重，  
原是舌芍教①。

“彝族做斋时，  
分族守宗筒，  
彝语天地声，  
佶绿来传授②。

“做斋珍如金，  
先把宗筒消，  
响声如雁啼，  
经语统帅声③。

“阿保做银斋，  
如同黑鸦鸣，  
斋场银龙现④，  
大家来斋祭。”

来到斋场中，  
只见绿枝列，  
咏经排神主，  
随声插斋茎。

喊着子孙名，  
献出牺牲品。  
美哉好佳肴，  
备给祖灵飧。

祖寻树枝来，  
妣按规矩栽，  
他们得变化，  
育化成新物。

夜间献祭物，  
白天猎来兽，  
夜间献鸡首，  
牺牲与美酒。

金酒配银酒，  
舅舅连夜酿，  
舅家献美酒，  
酒甜舞轻飞。

寨中平坦处，  
小娃齐欢聚。

①相传汉族语文是舌芍传授。

②相传彝族语文是佶绿传授。

③彝族做斋时，需吹笛宗筒，宰杀牺牲，均会发出不同声响，做这些事之前均需咏有关经文，如《献牲经》等，故曰“经语统帅声。”

④做大斋时，毕么在斋场中边咏经边插栎树枝，称为插神主，一行行的栎树枝，远看如银色的龙卧在祭场上。